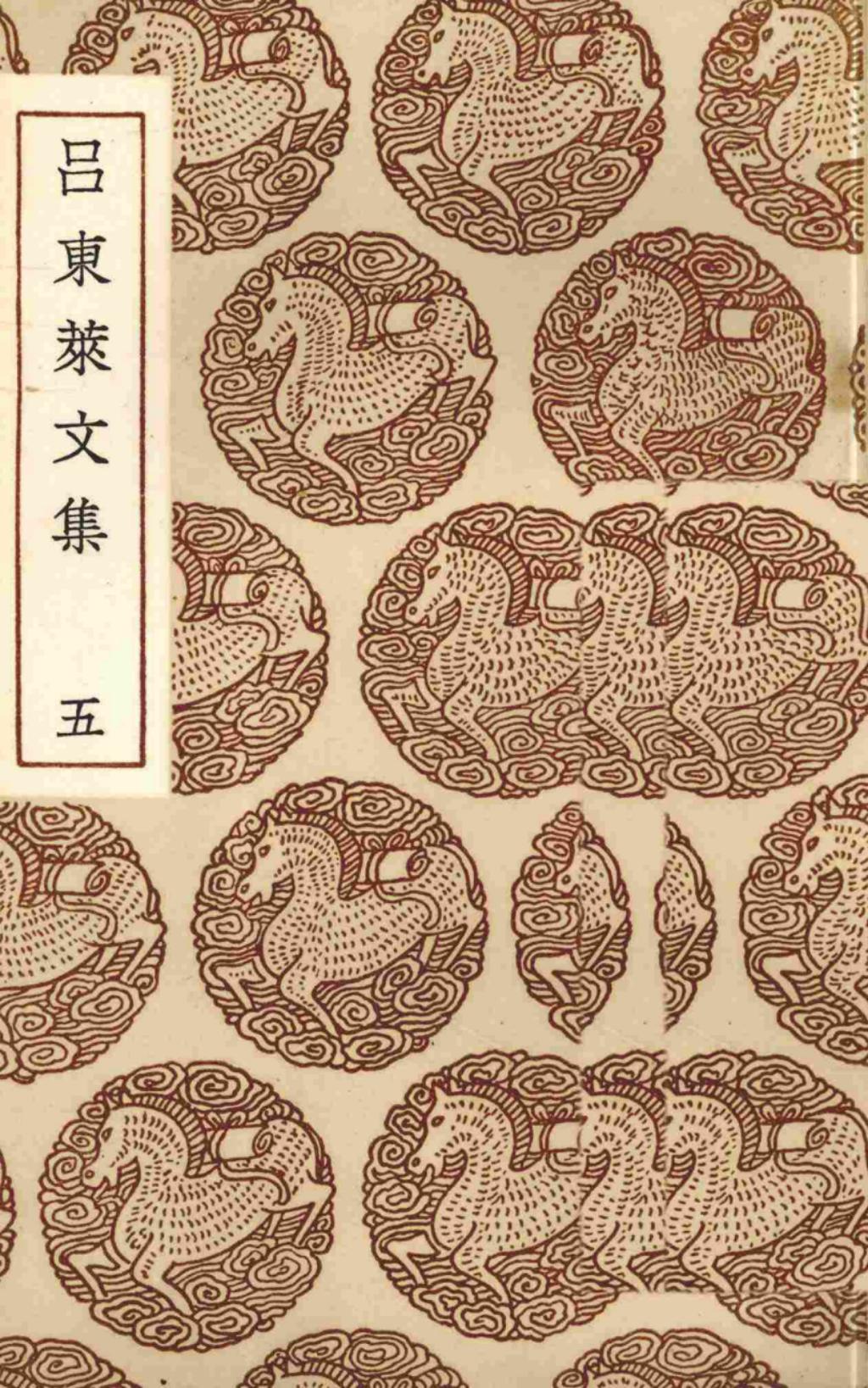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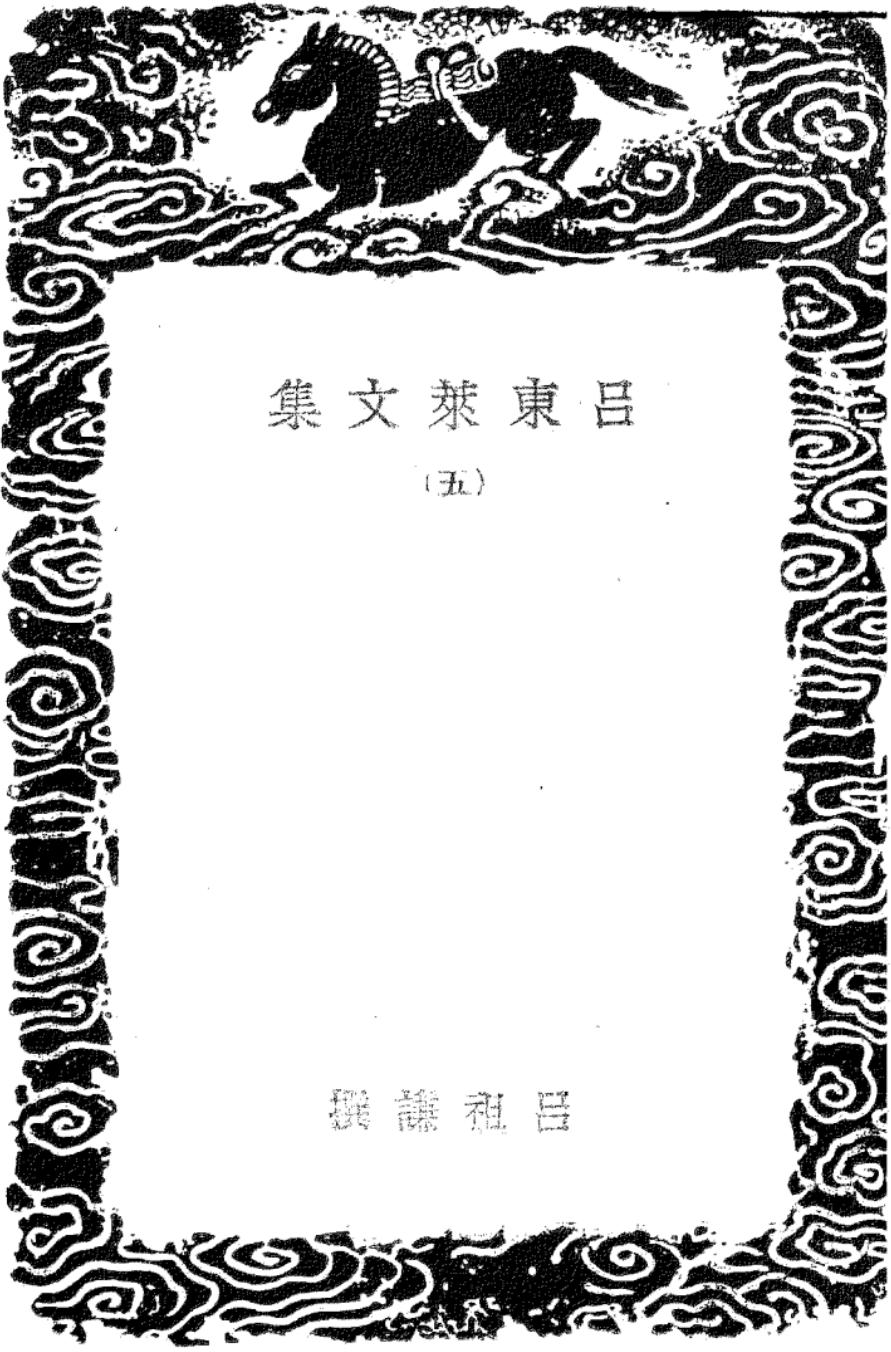


呂東萊文集

五





集文萊東呂

(五)

無謙祖呂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三

易說

論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口小利有攸往而已。

象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禹父佐輔之，故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修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爲文耳。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感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影，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柢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聰明，故於獄無敢折。太抵無敢折獄者，非謂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爲，故曰：無敢折獄。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爲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

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領。文生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九三之剛閒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爲九三閒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然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爲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爲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於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客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爲。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上九。伊川曰。唯能質白。其資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爲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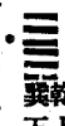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巽上震下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爲陰初變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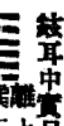
艮上艮下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乾下夬陰是剛決柔夬五陽決上之

乾下姤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爲象

巽下離上

受物足

又曰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外中內實虛實

艮上艮下頤動外實而中虛人頤口之象

上止下動

震下震上噬嗑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焉頤中有物之象也

物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

下訟彖曰剛來而得中也

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面來變二之爻爲坎也元剛不動豈自上體來乎

☰☷

下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主於內

謂下體本是坤卦外剛是外面來變初一爻爲震一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貞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曰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自非下體而上也。

☰☷

下泰卦

中爻變

伊川程氏說

☰☷

下乾卦

上坤卦

中爻變

本泰卦

上六泰

九二上六

之剛之柔

來此來上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資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爲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無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蘊哉。

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則必與上之羣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无受咎之理。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爲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宮人，蓋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狃詐，咸作使下缺。

復

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曾不完具。只是上面太有階級。

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制。猶人善端之生，雖習氣豈能昏之。猶笋迸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蔽。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害。方能類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無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采而食之。餘果雖皆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蓋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地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爻觀之，初九，一

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蓋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蘖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爲衆惡陵鑠。惟是於出入將疑之時。養而無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閒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然之天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信。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自性中所固有者。出入无疾。入者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爲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迤邐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爲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爲人欲障蔽。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間。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彖者。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故都无障蔽。爲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

入无疾，明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閒。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爲天以無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摧挫時，無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鍾之宮，但雷伏在地下，雖無朕兆之可見，無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沴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爲窮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終無悔過之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以爲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隨天地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爲厭禳之法，固爲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爲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爲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爲仁。此正與答顏子之間克己復禮爲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

易臨傳曰。至於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爲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七天也。今總以圓明之。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旣曰无妄。則已上別无去處。動著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爲吉。

六二耕穫蓄畜。是有意作爲。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以人力耕種之。是認以爲已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種。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爲。人爲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徵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猶爲簡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爲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無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爲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爲中。中則无妄。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曰。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爲贅。

過分毫則爲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爲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卽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色。初未之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見。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無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則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衆。不正則

反爲害不如空無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爲。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自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須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彖。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時命。本無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巳。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跡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

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閒，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爲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己而已。己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爲良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爲良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己。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與說輻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灾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與說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輻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爲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爲易。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縱，防閑興衛，使無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興衛，故利有攸往。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牿童小之牛角。

則其角終無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謂。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嗑者。以有牙也。今續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誠誠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知良能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彖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彖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无穷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

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朵頤凶。六二顚頤拂經於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違理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己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乃自六四下施也。

六四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上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任不專。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由剛健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无戒懼之心。則是暴虎馚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剛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懦。亦不能有爲也。惟兩者兼備。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

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爲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卻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會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无根蒂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爲衆衆反爲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爲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爲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衆中決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爲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爲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

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濶而盈則能出濶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爲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享。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享。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彖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般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享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離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爲剛。

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而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於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卻是常事至於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爲明不善用之則爲炎上剛善用之則爲正不善用之則爲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亦爲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昃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

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卽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衆，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爾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无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咸

咸、恆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恆卦正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恆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爲說；恆卦長女長男，故爲正。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通，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

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象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爲泰。男下女。則爲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己以下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无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觀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無所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闊。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

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咸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卽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於外无自己之心求爲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詔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可隔絕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爲應如人自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朵頤所以謂之觀我朵頤咸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陽剛之才可貴而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是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者。所以咸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識貞字。貞之一字。果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壅遏之患。自然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形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卻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句。以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於屈伸相感。至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爲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蓋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九五咸其脢。大抵爲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其脢。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爲咸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末也。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爲勝口說。

也。

恆

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恆亨。无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爲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以一朝居哉。恆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終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爲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爲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爲天地之常。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恆云巽而動。初與四爲應。一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爲恆。曉

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恆。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無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無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恆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夫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頽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爲身。亦如水若止而不流，則日涸一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恆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爲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

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彖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不息。然不會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終乎爲聖人。亦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其位。此全要人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恆之初與四時位不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有二三閒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己。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游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味。大抵人心責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古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无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由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三非得形之中。自本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是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及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爲正矣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常故雖一身亦无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

二爻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間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爲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案廢寢興勞神敝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爲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爲尚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當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爲常所以凶

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遯

彖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己。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惄惄有不忍忘之意。尙欲有爲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遯。然必盡己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己好名節者。知不可爲。遂恝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爲難識。學者看此。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爲矣。至剝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淺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遯，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衆賢皆去而已，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臣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居卑下而爲祿隱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爻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他卦上爲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爲尾，以其遯而去也。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呴以溼，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喩。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霧。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

衛國並爲威虐。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

九三大抵遯者。當遯卽遯。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遯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宰制而不能決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懨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如是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窺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爲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爲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未有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尙柔懦。當此際。有兩塗。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爲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爲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爲君子。四之柔勝。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遯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亟

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則不能無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臞，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四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爲壯也可知。

彖。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剛。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欲。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己。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爲。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無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爲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強。以爲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大爲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卑汙蹇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貢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勿履。

乃爲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爲壯也。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因此有孚。與他卦有孚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爲。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爲。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遽欲作爲。是反爲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一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卻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正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惟恃力用壯。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暴以犯上。而躁於有爲。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

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很。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鬪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

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居大壯之極。大壯之時。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爲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爲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所以爲盛也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於日三接是爲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味玩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爲盛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爲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脩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爲盛能可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爲盛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彖晉之爲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曰彰德可曰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爲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爲然學者欲進德脩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其入道之門乎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乎地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無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光輝燦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昭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炫

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螢燭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搖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穢於貧賤當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爲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無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爲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爲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處憂愁懼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詭於富貴不隕穢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爲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衆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衆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衆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衆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爲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旣得尊位。又爲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爲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得失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爲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

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訐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從容待其自至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養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夬之剛所以言未光也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爲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爲傷之象也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爲君所信下爲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彖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於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於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唯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藥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己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卽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

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爲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爲和光同塵。故又以內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爲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內。卽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卽文王之外柔順也。中有缺文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爲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爲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爲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爲。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

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无湯武之志則篡矣。

九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詔諛。則攻其詔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爲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六五、上六爲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爲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臾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爲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爲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獨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爲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王一念之正。足以處晦。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以陰居坤之極。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則登於天。後入於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崇爲相。而致太平。可謂明照四國矣。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竄身失國。是入於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自悔之意。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法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傳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蹙迫而不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爲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爲恩施公爲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卽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尙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內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爲君者止於仁爲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无餘事矣

象火熾則風生火旣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旣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己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便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

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人若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妄行之無恆在外人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行最易敗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忽伊川言一言一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言行至於不可易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爲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知檢點則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子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爲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爲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爲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象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爲女子設

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嗚嗚此爻如對兩家而

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爲樂則可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爲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鯀而告之.史鯀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鯀曰.然子誠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無一不至.然後爲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無纖毫不至.家道旣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旣至.則勿恤而吉.旣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無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放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旣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

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皆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威聽人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在涖政臨民千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

喎

喎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喎乖故家人之後次以喎爲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爲喎喎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喎之時本不言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喎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爲喎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喎者其可易耶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明之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喎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喎之時六五爲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

天地喩至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喩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喩之時。合喩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喩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爲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喩之義。然象言。天地喩而其事同。男女喩而其志通。萬物喩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喩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喩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爲比。夫處喩乖之始。而无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喩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若他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實見之。故黨錮之禍。實獨得免。蓋實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

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爲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爲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會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爲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以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之才爲之，雖曰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衆，弱不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已，已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必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無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九爲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衆。苟二賢不相孚，烏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厲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四處羣陰之中，苟惑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相孚，感何以能

濟惟是上下交孚無毫髮可閒則雖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爲漢相居當諸呂擅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爲二君子初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士豫附故能取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亂必在平勃之交孚處睽之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爲六五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吾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无苟不知厥宗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爲謗已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義交接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視之皆爲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中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爲寇終以爲婚雖上九之剛戾暴很終必有可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戾暴很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既通則如煩猷蒸鬱之遇雨胸中頓然融釋蕩滌無一或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

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塞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汨汨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爲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爲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爲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象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爲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爲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爲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爲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無所爲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

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爲戒。以知難而退爲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爲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爲水。震爲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無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無所往。然豈皆無所作爲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爲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无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

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靜。不須躁促急迫。欲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無所他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爲規模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模之內。已無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爲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彖。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無所爲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尙能免於險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爲者。必夙爲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字看。殊不知仁而無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

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爲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慘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文最簡易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上與九四爲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無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得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爲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惇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爲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至於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損 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爲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爲兌，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爲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於上，人

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爲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爲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旣通上。氣脉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爲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爲損。以氣論之。則山澤所以爲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爲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上之於下。若征斂夏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爲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爲聖爲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政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爲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無停待。有過便改。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爲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爲損損之爲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爲益益之爲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其辭煩簡不同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爲已有哉此所謂王用享於帝吉也

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

夬

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根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卽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卽戎便以爲事不可盡止而不爲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也

彖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爲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

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爲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必長其惡。莫不皆甚壯也。

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用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也。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無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廩。觀農於畎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无也。至於其所以无。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象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聚而无防。則衆生心王。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无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自小長至于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无所阻礙夫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於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于正道至誠無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任爐盡皆消釋無所繫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爲兩事而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爲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爲真合豈暇思其所以然哉惟困窮之子所爲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正君子用力致命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悅爲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

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象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又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可說倘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勞苦患難而說始見其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悅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雨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

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我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爲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

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